

古语词今用词典

周永惠 谢光琼主编

四川辞书出版社

序

方 夏

一、什么是古语词？

古语词是古代汉语中所使用的词，因见于文言古籍，故又叫文言词。它虽然有一部分或因生涩模糊，或因陈腐过时而死亡，但大部分仍具生命力。例如：作古、伉俪、不惑、问鼎、挂冠、称臣、服膺等等。它们虽不及基本词汇古今相承，运用广泛，构词力强，但蕴意丰富，独具风采，极富表现力，在一定情况下广为现代汉语所采用，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一定情况”，就是一般不轻易使用，用则有其特殊意义，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

1990年元旦，各报发表了《江泽民 李鹏乔石 姚依林宋平 李瑞环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人士共商国是》的消息后，“国是”一词引起众议，疑为“国事”之误。“国事”、“国是”二词同音，前者是普通词，后者是古语词，义相近而有别。这里有这么一段旧时茶馆趣闻：

某茶馆开张，老板发现少了“莫谈国是”的标

语，就在水月牌上写下“莫谈国事”四个大字，后

来被人取笑为“粉笔字老板”，意为“白字先生”。

为何“国是”写成“国事”就是写错别字，反被称为“白字先生”呢？“国是”指国策，有关国家大计之事；“国事”指国中之事，无论巨细。析言之，二者有别；浑言之，“国事”可包含“国是”，若指国计之事，常言“国家大事”。旧社会，

一般国中之事，如工农业生产、商品交易等，百姓是可以谈论的，但不能评说国家是非。涉嫌政治，轻则坐牢，重则遭致杀身之祸。茶馆乃聚众之所，议论纷纷，恐生麻烦，故老板要挂出“莫谈国是”之水月牌（一种临时记账记事的木牌）以警茶客。这里只能用“国是”，不能误作“国事”。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已成公民权利。江泽民总书记等党政领导同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党外人士共商国计方针大事，使用“国是”一词是十分精当的。

三人相声《训徒》，其中有这么一句：贵庚啦？问你多大了。“贵”，敬辞。已趋于作为构词前缀。诸如：贵姓、贵字、贵号、贵手、贵体、贵恙、贵门、贵府、贵校、贵处、贵地、贵乡、贵国等，皆敬称与对方相关之事。“庚”年龄。“贵庚”，敬问对方年龄。相声《训徒》正是恰当选用古语词进行逗哏，制造噱头，引人发笑，在笑声中给人以启迪：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师高方能弟子强。

可见，古语词在现代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中是有它一定的位置的，必须给予恰当的肯定。

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典籍浩瀚，古语词异常丰富，情况错综复杂，因而给判断古语词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有以下几种情况在鉴别古语词时当引起注意。

有的古语词因长期使用，众所周知，不以为古。例如：父、母、兄、弟、民、龙、之、以、诞辰、去世、哀悼、企图、酝酿、面目、冷淡、奔走、若干、而已、如此、然而等。它们在现代汉语中被广为运用，有的甚至不能用口语词相取代：我们说“父子关系”，不说“爸爸和儿子的关系”；说“母女关系”，也不说“妈妈和女儿的关系”；“兄弟关系”，也不说“哥哥和弟弟的关系”，更不说“哥们儿关系”，特别是填履历表社会关系栏时更是如此。这些词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有的已成为基本词汇。

有的古语词反映历史或传说中的事物，在历史上曾长期或一个时期使用，这就是历史词。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们所反映的历史事物已消亡，因而失去了运用的经常性，只有谈及或追叙历史时才再用上它们，或者它们所反映的事物虽未消亡，然已为新词所代替，现代汉语不用或偶尔用之。例如：鼎、戟、钺、崩、薨、朕、皇帝、天子、诸侯、丞相、公主、驸马、王妃、太监、宗庙、稽首、缙绅、神灵、神祇等。对于这部分词是否归入古语词意见不完全一致，但从这些词多见于古籍，而今又不常用来看，归入古语词是适宜的。

有的词在发展过程中，古今兼备，义各有别，当区别对待。例如：“兵”，在“可汗大点兵”中是“士兵”，在“弃甲曳兵而走”中是“兵器”；“土”，在“适彼乐土”中是“土地”，在“诸侯祭土”中是“土神”；“土地”，在“土地荒芜”中是“田地”，在“社神俱呼土地”中是“土神”；“答应”，在“无人答应”中是“应声回答”，在“御前答应”中是“宫中近侍”等。这些词，前者是现代词，后者是古语词。

二、古语词的特性

古语词源出古籍，书面性是其共性，在现代汉语中运用也多见诸书面。由于古语词内部的差异，共性之中又另有个性。概括起来有以下三性。

陈旧性。大多数历史词具此特性，因它们所反映的事物已经过时或已消亡。诸如：皇帝、年号、庙号、谥号、宰相、诸侯、弓、弩、戈、矛、太监等。现代汉语一般不再使用，只有重叙历史或因修辞需要才再现性选用。如：《光明日报》1993年6月17日第5版例：

唐朝第十代皇帝李隆基在位45年，年号有“先天”“开元”“天宝”，死后庙号“玄宗”，谥号简称“唐明皇”（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这里用了不少的古语词，诸如：皇帝、年号、庙号、谥号以及天宝、玄宗等，这是重叙历史，再现性选用。

苏联解体后，以联合队形最后一次共同参加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实力不减当年，金牌一直领先，最后获得第一。

《成都晚报》1992年7月30日3版以“末代王朝令诸侯心惊”为题报道此事，题中选用了历史词“王朝”、“诸侯”。这是修辞的选用，产生了用词恰当、有趣的效果，引人沉思，意味无穷。

深奥性。古语词因其古，相对而言，不像口语词通俗易懂，表现在字难认，音难读，义难释诸方面。当然，因人而异，因词而异。

《江苏旅游报》1992年9月2日第3版记叙了这样一则故事：

在一次周总理招待外宾的宴会上，一盆菜汤中飘浮着厨师精制的卍形花样笋片，一位外国女士竟吓得惊叫起来，把那块笋片误作“卐”字形的法西斯标志，在场的服务员都吓得不知所措，气氛十分紧张。周总理走过来，微笑着解释：这“卍”形是中国人祝福客人万福万寿吉祥如意的图像，接着又拿起筷子说：“如果它真的是法西斯，咱们来共同把它消灭掉岂不更好！”说着挟起一片送进嘴里，宾主都释然而笑了，气氛颇为轻松。

“卍”，同“卐”，皆音wàn。“卍”为如来佛胸前挂的符号，吉祥的标志。武则天长寿二年权制此文，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后有“卍果”一词，即万寿果。一般不察，不识此字，故易误解，闹出笑话。

某电视台播放一则特约播映的广告，宣传“中意冰箱”，最后有一句：“以飧观众”。飧，古语词，音xīng。古以酒款待为飧。引中而有享用、享

受义。播音员却误读为shí。它如：游弋的弋，音yì，误读为戈gē，书面上写成游戈；亘古之亘，音gèng，误读为恒héng，书面上写成恒古；穀中之穀，音gù，误读为穀gǔ，书面上写成穀中；战慄之慄，音lì，误读为慄pī，书面上写作战慄等，皆见诸公开发行的报刊。

《上影画报》1985年第10期第6页载：

1966年，当她年方弱息，正是上学求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弱息”，古语词。何义？很难立即作答。词出《南史·周盘龙传》：

魏攻淮阳，围角城。先是，上遣军主成买戍角城，辞于王俭曰：“今段之行，必以死报。衡门蓬户，不朱斯白。小人弱息当得一子。”俭问其故，答曰：“若不杀贼，必为贼杀。弱息不为世子，便为孝子。孝子则门加素，世子则门施丹赭。”至是买被围……买与魏拒战，手所伤杀无数。晨起，手中忽有数升血，其日遂战死。首见斩，犹尸据鞍奔还军然后僵。

文中“弱息”是成买向王俭谦称自己的儿子，犹俗称“小儿”。后引申而指幼弱之子女，进而专指女儿。蒲松龄《聊斋志异·婴宁》：“弱息仅存，亦为庶产。”据文中对婴宁的叙述交代，婴宁“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婴儿。”“弱息”在此指“十六岁女儿”。《上影画报》言她1970年十六岁，则1966年她年方弱息，就只有十二岁了。皆用的引申义，有“年幼”之义。

典故性。许多古语词都蕴含着生动有趣的故事，若不探求其本，则不易深解其义。例如彼此相知，情意深切，视为知己者，或曰“金兰”，或称“知音”，或叫“莫逆”，或名“管鲍”，等等。为什么？原来皆有典出。

“金兰”语出《易·系辞上》：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意思是：两人心意相同，志同道合，则可协力一致，如刀之锋利，斩金切铁。情意相投的话语，赏心悦耳，其气味如同兰花一样的幽香。紧缩凝练而成词，遂称“金兰”，喻人交情深厚。

“知音”典出《吕氏春秋·本味》：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传说春秋时，伯牙舟行至汉阳江口停泊，时值中秋，月夜弹奏。有樵夫钟子期伫立而听，琴弦折断。伯牙抬头一看，见是一樵夫，不以为意，接弦再弹。意在高山，子期赞曰：好呵，高高如太山；意在流水，子期又赞：美啊，浩浩如流水。伯牙遂引以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不再弹奏，因为世上再也找不到知音如子期者。“知音”由此而来，意为知己之交。今武汉之汉阳江边有琴台古迹，据说就是伯牙弹琴处。

三、古语词的修辞作用

古语词的采用是运用语言的需要，是文化发展的需要。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中说过：“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役使。”有无可能呢？关键在于古语词本身是否具有生命力，即在语言运用中能否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事实证明，结论是肯定的。其修辞作用表现在：

凝练简洁。《光明日报》1991年8月24日第3版发表一篇题名《慎爵》的短文，乍看题目，难解其意。“慎爵”见于古籍，是一个动宾词组。“爵”是古语词，通常具有“酒器，爵

位”二义。“慎爵”是否要人注意“贪杯”或“为官谨慎”呢

“慎爵”之说是明朝人刘基提出的。语见《郁离子》：

昔者，赵王得于阗之玉以为爵，曰：以饮有功者。邯郸之围解，王跪而执爵进酒，为魏公子寿，公子拜嘉焉。故鄙南之役，王无以为赏，乃以其爵饮将士，将士饮之，皆喜。于是赵人之得爵饮，重于得十乘之禄。及其后，王迁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于是，秦伐赵，李牧击却之，王取爵以饮将士，将士皆不饮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当，则反好以为恶，不知宝其所责而已矣。

爵，酒器。赵王用以奖赏有功之将士，将士皆以为荣，十分珍惜。赵人皆以能得此爵一饮为荣，比获得“十乘”（古一车四马为一乘）之俸禄还贵重，“爵”遂成为荣誉的象征。后来赵王用此爵为舐痔之宠幸者敬酒，玷污了神圣之物，使它失去了圣洁的光采。刘基讽刺赵王用象征荣誉之酒杯为舐痔者敬酒，《光明日报》的作者讽刺将诺贝尔奖金颁发甚溢，二者皆溢施荣誉予不当之人，致令人敬羨之奖黯然失色。“爵”由“酒器”引申而指“荣誉”，“慎爵”则是“慎施荣誉”之意。作者巧用古语词，表义深刻而用词简洁。

生动形象。四川古称巴蜀，有山有水，气候温和，景色宜人。《成都晚报》1992年10月14日第3版有这样一段描写：

西蜀天漏，巴山夜雨，蒙蒙水气润泽了田畴山

峦，草木果蔬。天府之国，四季之间，流红溢翠。

“天漏”、“润泽”、“田畴”、“天府”等皆古语词，用于文中与普通词组合，寥寥数语，异常生动形象，描画了一幅巴蜀烟雨图：盆地多山，夜雨绵绵的地形气候特点；水源丰富，润泽山田的优厚自然条件，四季常青，春意盎然的勃勃生机；稻麦菽薯、草木果蔬的富庶景象，历历如在目前。

古语词用于刻画人物，则话如其人，闻其声，则可断其

为谁。当听到“君子固穷”，“多乎哉，不多也”之类话，我们很快就会断其为鲁迅笔下的穷秀才孔乙己；当听到“那是官家规定”，“请区长恩典恩典”，我们又会很快联想到赵树理笔下的二诸葛。作家笔下创作的这些典型人物，都多少接触过旧学，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加之思想又守旧，故语多古词。古语词的陈旧性在这里产生了积极的修辞效果，人物生动形象。

幽默讽刺。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谈到有一种专拣轻捷小道走的人：彼此说谎，自欺欺人。文中有这么一段：

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

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各于我矣”了。

“君子远庖厨”语见《孟子·梁惠王上》，“万物皆备于我”语见《孟子·尽心上》。“君子”、“庖厨”、“慈悲”、“觳觫”、“盎然”等皆古语词，对所谓“君子”们的“慈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暴露其伪善的面目，真是冷嘲热讽，读之令人痛快！

《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4月10日第4版摘登了这么一则趣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从上海返回四川老家。行前，他的学生糜耘云设宴为大师饯行，并邀请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出席。宴会伊始，张大千向梅兰芳敬酒，并对梅兰芳说：“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

梅兰芳愕然，忙含笑问：“这话怎讲？”

大师笑答：“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

动手。”

满堂宾客开怀大笑。

古语词“君子”在这里又产生了极其幽默诙谐的效果，给宴会增添了不少的情趣。

《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和钱太爷，都是未庄颇有身份和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但对阿Q的中兴而他们却未沾上边，心理极不平衡，作者有这样一段叙述：

赵太爷很失望，气愤而且担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秀才对阿Q的态度也很不平，于是说，这王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许他住在未庄。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秀才听了这“庭训”，非常之以为然。

文中用了“秀才”、“地保”、“庭训”等古语词，充分揭露了太爷们又气又怕又贪的复杂心理。赵太爷一副伪善面孔，夹杂贪心的高论，秀才的卑躬，唯赵太爷眼色是趋，竟以“庭训”待之。庭训者，父亲的教诲也。用词多么微妙。

庄严郑重。《团结报》1992年6月20日3版发表了一篇题名《足下春秋》的短文，作者在破题时自述：

写下了题目，情不自禁就想对自己笑——因为我只不过是写写“鞋”。在中国习熟的字典里，这是个卑俗得不能再卑俗的词，和脚连在一起，都难登大雅之堂。但一换过这样的包装，分明就显出几分庄严堂皇之气，让人肃然起敬起来。两相照应，真是有趣得很。

的确有趣，如果此题换成《说鞋》或《鞋的变迁》似未为不可，通晓明白，然味却不同了。“足”本是古语词，今用已广，同“脚”并行，然书面性尚存；“春秋”，古语词。本指编年史，

泛指历史。《足下春秋》因而庄严郑重，引人注目，非一读不能了然。

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发表），又称“双十宣言”。准确的分析了敌我形势的变化，对我军作了充分肯定：

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

“望风”早见于李陵《答苏武书》“望风怀想”，义指“远望”。引申而指“听到风声，察有动静”。“披靡”早见于司马相如《上林赋》“应风技靡”。义指“草木随风倒伏”。引申而指“军队溃败”。“雷动”早见于贾谊《旱云赋》“正帷布而雷动”，义指“雷声震动”。引申而指“声音洪大，声势雄壮”。皆古语词。毛泽东皆用其引申义，严谨准确。

崇敬谦和。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历有谦逊尊长之传统，用词考究，分寸得当。称他人之父母曰“令尊”、“令堂”；自称则曰“家严”、“家母”；如已过世则称“先父”、“先母”；问人姓名年龄曰“贵姓”、“贵庚”，对方是女性则问“芳名”、“芳龄”；邀人到家一叙，自称“敝居”、“寒舍”；与人初次相见称“幸会”等等。这些套语今多不用于口头表达，然在书面语中则常见。

《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第5版载周汝昌先生《笔会上的感叹》一文，有这么一段：

启（功）先生常临敝居，一次他将尹继善手写

诗卷携来惠示，方知他令夫人章佳氏即系出尹公

（令夫人也曾莅门楼胡同敝寓）。

这里就用了“敝”、“惠”、“令”、“莅”诸词，表现了老人之间的尊崇谦和。

文章写毕，请他人审读或寄编辑审阅，常说“敬请斧正”。“斧正”，谦辞。源出《庄子·徐无鬼》：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

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垓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据此引申而指“以文字请人修改订正为斧正”。也称“斧政”、“削正”、“郢斤”、“郢斲”。

讳饰禁忌。生活中常有禁忌之事，要不犯忌触讳，语言中产生了许多近义词供选用，因而产生讳饰的修辞效果。“死”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生自古谁无死，然也是人们之大忌，故死时称“忌辰”，死日称“忌日”。死的近义词也极为丰富：亡、故、卒、终、崩、薨、去世、逝世、故世、仙逝、作古、归天、谢世、归西、圆寂、坐化、安息等等，有中性词，有感情浓烈的词，有用于不同对象的词，因词而异，因人而异。用词不足，造句来凑。《成都晚报》1992年10月20日8版有这么一段：

就事亲奉老而言，要攀比，就不妨多比比老人有生之年，谁更克尽赡养之责，谁更恪守人子人媳人孙之道。如此则敬老之风代代相继而昌，老人们生可乐享天年，一朝“驾返仙乡”，子孙后辈不也可无憾地“鼓盆而歌”么！

“驾”本指车辆，借为对人的敬辞，古今兼用。“返”，回也；“仙乡”，本是仙人的居处。皆古语词。“驾返仙乡”指人死亡，多么动听，令人乐于接受。

“钱”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已成宠物，不再为人所忌。可过去直接谈钱，就沾几分铜臭，带几分俗气，必须换一种说法。例如请人书画，给以酬劳之资称“润资”或“润笔”。《隋书·郑译传》有这样一段：

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颀戏谓译曰：

“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郑译曾辅佐隋文帝杨坚立国，是有功之臣，且有同窗之旧。因触怒杨坚而被贬任地方官，后复职，爵沛国公位上柱国。杨坚设筵庆贺并褒扬称赞，郑译捧觞为文帝祝颂，帝命内史令马上书写一道封赏郑译的诏书，遂有上文“笔干”、“润笔”之戏。后以“润笔”泛指请人书画之酬。

语言运用是综合性艺术，诸效应虽各有侧重，然不可截然分割。凝练简洁中含生动形象，庄严郑重也不乏幽默讽刺。

四、古语词的用误

古语词因其古，义难解，理解有误，极易用错。

《成都晚报》1991年9月7日第4版载：

据称，汉城奥运会期间，苏联人的全部鬼域行为是在一艘“米哈伊尔·绍洛霍夫”号豪华游轮上完成的。

“鬼域”何义？是“搞阴谋、玩花招的地域”吗？何以同“行为”相连呢？

“鬼蜮”是一个古语词，源出《诗经·小雅·何人斯》“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毛传：“蜮，短狐也。”《说文·虫部》：“蜮，短狐也。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段玉裁注正“狐”乃“弧”字之误：“因其以气害人，故谓之短弧，作‘狐’非也。其气为矢，则其体为弧。”段说是正确的。《汉书·五行志》下之上：“蜮犹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南方谓之短弧。”字正作弧。颜师古注“短弧”“即射工也，亦呼水弩。”“蜮”是古传说中一种能含沙射影使人发病的动物。鬼和蜮均系害人者，联合构成“鬼蜮”一语，引申而指“阴险害人的”。《成都晚报》发表之文，题名《奥林匹克黑色档案·丑闻大曝光》，是揭露服用兴奋剂药物，为躲避检

查而对运动员施用残忍手段掩盖其丑行的，这正是“阴险害人的”行为。字当作“域”，写作“域”则不可解。它如：

《电影画刊》：“骆子孤疑不决。”（1992年第9期第10页）；

《中国旅游报》：“皆恐懼隐昵民间。”（1992年8月29日第3版）；

《蓉城周报》：“投去了希冀的目光。”（1992年10月6日第4版）；

《光明日报》：“注意型作品渐现端倪。”（1992年6月9日第3版）；

“狐疑”误作“孤疑”，“隐匿”误作“隐昵”，“希冀”误作“希翼”，“端倪”误作“端倪”。致误之因：或形近，或音同，或读误而皆误解其义。当然也不排斥有排版的失误，校对的疏忽。

有的古语词，其义并不难懂，字也最常见，易认好读，然其用法与相类之词有别，若不细察，难免致误。例如：皇帝、皇上、陛下、圣上、今主、后主、先帝、先主等，如皆同指一人，然用法有异。电视剧《诸葛亮》不察，却让诸葛亮称刘禅为后主，这就有失丞相身份。正如张广爱先生在其《历史题材电视剧人物语言指瑕》中所指出的那样：

作为“大汉丞相”的诸葛亮，提到当时在位的“皇帝”刘禅，当面称“皇上”、“陛下”，与别人说起可称“圣上”、“今上”。如剧中那样称之为后主，岂不荒唐！（《光明日报》1993年3月18日第5版）的确荒唐！事实上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称刘备为“先帝”，称刘禅为“陛下”。“先主”、“后主”之称，是视曹魏为正统的陈寿用以称刘备、刘禅的，使之有别于曹氏父子。

古语词运用是与非，引人关注。学术界的研讨相继发展，意见和观点不完全一致，讨论、争辩势所必然。归结起来，主

要是两个问题：是错还是不错，该用还是不该用。

《语文园地》1985年第6期曾发表了题为《说“染指”》的文章，提出了如何正确使用古语词“染指”的问题，举了《羊城晚报》的用例。现摘取其中两句：

十二个项目明日率先开火，中国可望染指射击、举重金牌。（1984年7月29日第3版）

中国队李宁、童非、李小平、楼云虽然均有绝招，但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如果美、日裁判再压低分数，那么要染指桂冠，可就困难得多了。

（1984年7月31日第4版）

作者认为“染指金牌”、“染指桂冠”的说法不妥，并引证了“染指”一词之源以强化其说。认为“染指”之本义是“以指蘸取”，引申而有“比喻沾取非分的利益”。夺取冠军是以强胜弱，非“沾取非分利益”，何得“染指”？

“染指”源出《左传·宣公四年》：

楚人献鼈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鼈，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

文中“染指”是“用手指蘸取”之义，其外延甚小，后来范围扩大，不局限于食物。清人吴楚从事《说文解字》研究，撰有《说文染指》二卷。这里的“染指”显然已不是“用手指蘸取”，引申而具有“沾取”、“沾边”之义。吴楚用此，有自谦之意。《四川日报》社主办的《文摘周报》1990年5月16日第3版有：“在西方，哲学家对《易经》热忱关注，新一代的思想家几乎对《易经》都有所染指。”这也是本义的引申，具有“触及”、“接触”之义。词义之发展，由“蘸取—沾取—沾边—接触—获得”，似于理可通。封建时代帝王专制，出口之言

称“圣旨”，不得异议，不准违抗。既然郑灵公将鼋羹遍赏大夫，独不与子公，子公怒而染指，则所得为“非分”，故词义引申而“比喻沾取非分利益”。习用已久，运用广泛，几有取代本义之势。词义的形成有其社会性，不能主观更易，我们当予承认。然引申诸义也皆有所据，则不能以运用频率定取舍，也不能以常用与否定去留。据此，“染指金牌”、“染指桂冠”于理可通，无可非议。此类用例甚多。词义的引申是多方面的，必须尊重语言事实，尊重社会的约定俗成。

《新闻业务》1956年第4期以《秋波引来的笑话》为题，记叙了这样一件事：

某报标题：《纳苏蒂安向莫斯科送秋波要同苏联领导人密切合作》，工人站在阅报橱窗前一边看一边议论：什么叫做送秋波？可能是送秋天的菠菜吧！现在是春天，哪来的菠菜？说得大家大笑起来，都异口同声说：“这样的题目，我们工人看不懂。”

作者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认为这样用词不大众化，脱离群众实际，号召要多学群众语言。就这一观点本身而言，无疑是正确的。语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中国语文丛书之一的《词语评改五百例》，书中收录了《行文何必好古语》一文，作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近几年来，报刊上不时出现古语死而复苏的现象，其中不少是较冷僻的文言词语。作家名人撰写时文好用古语也时有所见，于是一些青年学生就跟着依样画起葫芦来。

并举例作了分析：

1984年，众多朋友为他祝五十大寿，我曾以诗祝嘏。（《往事纷纷到目前》，《人民日报》1984年2月14日第8版）“嘏”念g 或ji ，是“福”的意思。如果把“祝嘏”换成“祝福”，岂不就通俗易懂了吗？

这就明确的提出了该用不该用的问题。其实古人语言中有许多有生命的东西，这些好的，仍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予以继承。

“秋波”是一个古语词，形容“美目如秋水之清澈”，也指“美女的眼睛”。“送秋波”即用眼睛传情以献媚讨好。据此，上述标题语甚贴切，生动形象。如果我们试改换为“递眼色”或“献媚讨好”以代之，其效果显然减色。原因就在于“送秋波”不仅包含了“献媚讨好”之意，而且将其“媚态”也表露出来了。可见该用不该用的关键在于古语词本身是否具有生命力，也在于使用者是否运用得当，赋予它积极的修辞效果。如果它具有生命力，哪怕暂时为一般人所不理解，甚至根本不懂，也是可以使用，并通过使用而扩大其作用。

“祝嘏”似生涩一点，以用“祝福”为好。但对于老先生，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古文化根基，耳濡目染，习以为常，行文用语，信手拈来，不足为怪。近日为缪钺教授九十大寿致庆，何满子先生赋诗一首，诗序中有“用以俚句祝嘏”，全文用词协调，风格一致，似无可厚非。（见《成都晚报》1992年10月19日第3版《寿缪钺教授九旬大庆》）

至于那些已经死亡的词语，如“朕”、“驾崩”之类；谁也不懂的形容词，如“巉岩”、“幽婉”之类，原则上是反对使用的，但用得巧，则又当别论。相声《改行》：“什么叫驾崩啊？”“驾崩大概就是架出去把他崩喽！”利用谐音多义，拆词歪讲以产生弦外之音，达到讽刺封建帝王作威作福的目的，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们的文化层次不断增长，水平相继提高，文化的需求将发生巨大变化，此亦古语词广为运用的客观条件。

五、《古语词今用词典》的编撰

鉴于中学《语文》课本、各类报章杂志广为运用古语词，